



序

摇摇我是主张学生的课外阅读面要宽一些，除了看中外文学的经典著作，不妨也涉猎一点科幻小说。

有人会问：阅读科幻小说有什么益处呢？

这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有趣的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1995年12月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题目是《从科幻小说中寻求航天新技术》，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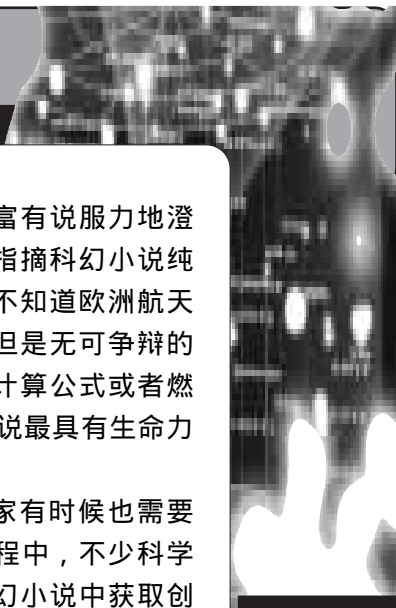
科幻小说里的超光速旅行和弯曲空间大概还要继续作为幻想存在下去，但另外一些奇思妙想却可能走出小说，成为现实。欧洲航天局正从科幻小说中寻找灵感，研究新的航天探索技术。

据此间新闻媒介报道，欧洲航天局组织了一批读者，从科幻小说中寻找可能有价值的设想，然后交给科学家评估，研究这些设想能否用于未来的空间探索任务。欧洲航天局还欢迎广大科幻爱好者提供有创意的想法。

欧洲航天局“从科幻小说到空间探索创新技术项目”协调人大卫·雷特博士介绍说，事实已经证明，科幻小说中的部分设想确实具有实用价值。

19世纪80年代，现代电子技术还没有出现，就有人提出传真机的设想；1905年，行星着陆探测器出现在科幻小说里；1935年，小说家设计出了供宇航员长期生活、从地面由航天飞机定期运送补给的空间站；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著名卡通片里，大侦探使用的手表既是可视电话，又是照相机。这些设想在刚刚问世时不易被理解，但随着技术进步，它们陆续变成了现实。

英国华威大学的数学教授兼科幻小说家伊恩·斯图尔特说，美国航空航天局也经常向科幻小说作者咨询，征求创新设想。美国航空航天局甚至在进行一个“突破推进物理学项目”，希望最终研制出能使航天器速度接近光速的新型引擎。



这则报道所以引起我的兴趣，首先在于它富有说服力地澄清了长期以来对科幻小说的误解，那种轻率地指摘科幻小说纯系胡思乱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虽然还不知道欧洲航天局究竟从哪位作家哪一部作品中获得了灵感，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科学技术专家并非是要从科幻小说中寻找计算公式或者燃料配方，而是“有创意的想法”，这正是科幻小说最具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所在。

不仅如此，这则报道还说明，科学技术专家有时候也需要求助于文学家。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中，不少科学家、发明家曾经受惠于科幻小说的启迪，从科幻小说中获取创造发明的灵感。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描写了尼摩船长的潜艇“鹦鹉螺号”，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凡尔纳有关潜艇的科学构想，却是一个天才的富有创意的预言。因此，美国发明家、号称“潜艇之父”的西蒙·莱克（1857~1938年）在回忆录中说，“凡尔纳是我生命的总导演”，正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启发他发明了第一艘在公海航行的潜艇。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美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鹦鹉螺号”，以纪念凡尔纳最早提出了潜艇的科学构想。

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不仅是世界一流的科幻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卫星通讯最早的设计者。1935年克拉克就提出通过卫星系统实现全球广播和电视转播的大胆设想，而在1957年后由于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成功，这一预言终成现实。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192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太阳帆船》，描绘了利用太阳风（即今天造成地球上无线电通讯发生故障的太阳粒子流）进行太空帆船比赛的大胆设想。这部小说发表后，最先引起极大关注的是美国航空航天局，他们对这一科学构想能否用于太空飞行颇有兴趣，并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验。

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展示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文学。科幻小说中的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想像。它不仅以奇特的构思、超越时空的氛围展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美好未来，也深刻地揭示科学技术可能



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阅读科幻小说对于启迪智慧，开拓思维，激发对科学实践探索的热情，洞悉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现在不是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吗？其实，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训练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因为想像力和创造力乃是创造性思维的体现，也是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方面，科幻小说丰富的想像力和它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科学构想，对于读者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近年来，西方国家许多大学竞相开设了科幻小说的课程和讲座，指导大学生或研究生阅读优秀的科幻小说，其目的也是出于素质教育的训练。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将陆续推出国内科幻小说家的新作，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被广大青少年读者所接受，同时也诚恳地欢迎大家评头品足，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繁荣。

金摇涛

二〇〇四年 九月 缘日于北京



编者的话

摇摇为什么要出版科幻小说？

青少年阅读科幻小说有什么必要？

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主编这套《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要向读者作一番交代的问题。

我想起凡尔纳的作品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大家知道，儒勒·凡尔纳是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大师，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他一生写了 20 多部科幻小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凡尔纳（1828—1905 年）生活在 19 世纪，19 世纪初他便离开了这个充满幻想、科技发达的世界。然而他在 1870 年发表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另外一本名为《环绕月球》的科幻小说中，第一次描写了人类登月探险的故事。1873 年他的《海底两万里》发表，这部小说描写了尼摩船长驾驶一艘“鹦鹉螺号”潜艇在海底探险的故事。1883 年他又写了一本开发北极的科幻小说《北极的购买》，此外还有脍炙人口的《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等。应该指出的是，凡尔纳当时在作品中描写的飞向月球也好，在海底世界自由驰骋的潜水艇也好，以及开发北极也好，都是现实生活中闻所未闻的，纯粹是凡尔纳大脑中的想像，可是凡尔纳大胆的科学幻想和伟大的预见，却大大鼓舞了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许多人正是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受到启发，汲取灵感，而投身到把幻想变为现实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当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凡尔纳是我生命的总导演。”

阿特米拉·拜特在他开始首次北极飞行时就宣称：“第一个完成这个壮举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凡尔纳，给我领航的是儒勒·凡尔纳。”



俄国宇航之父、著名火箭专家齐奥尔科夫斯基（~~1858~~~~~1935~~年）说：“就是儒勒·凡尔纳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按照一定的方向去幻想。”

最有意思的是，凡尔纳在一百多年前幻想的人类登月探险的出发地点——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在~~1968~~年~~7~~月~~16~~日美国发射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恰恰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而登上月球的——这当然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另外，还值得凡尔纳骄傲的是，当~~1954~~年美国制造出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时，将它命名为“鹦鹉螺号”，以纪念凡尔纳这位天才的科幻小说家，因为他当年在《海底两万里》中所创造的尼摩船长的潜艇就是一艘核潜艇！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凡尔纳对潜艇所用的核动力的描写是错误的。这对于~~19~~多年前的一本科幻小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从凡尔纳的作品对后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预见性，特别是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不难发现科幻小说对于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其实，科幻小说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许多享有盛誉的科幻小说经典之作的共同特征。

俄国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宇航火箭技术专家，也是一位天才的科幻小说家。他在科幻小说《在地球之外》中，系统地、完整地描述了宇宙航行的全过程，他在小说中提到了宇航服、太空失重状态、登月车等，完全被现代太空技术的发展所证实。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天才预见，后来启发了很多科学家。美国阿波罗计划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火箭权威、原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曾说过，一本描述登月计划的科幻小说使我着了迷，“此书令我异想天开地去作星际旅行。这是需要我付出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事业”。~~1956~~年~~9~~月，在冯·布劳恩领导下研制出总长~~28~~米的“土星~~5~~号”火箭，为美国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仍定居在印度洋风景秀丽的岛国——斯里兰卡的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1917~~~~~2005~~）是~~20~~世纪科幻小说的世界级大师，他的代表作有《太空漫游~~1948~~》、《与拉玛相会》、



《天堂的喷泉》等。今天已成为现实的全球卫星通讯，如果追根溯源，应该归功于这位科幻小说家。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宇宙、地球和大气》这本书中曾经指出：“人造卫星的另一个服务性应用也一直在发展。早在1957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英国科幻小说家~~）就曾指出，人造卫星可以用来作为中继站，使无线电讯号跨越大陆和海洋。只要把三颗卫星放在关键性的位置上，卫星转播的范围就可以遍及全世界。这个在当时看来很荒唐的幻想，在十五年后却开始变成现实了。”阿西莫夫还特别提到，1957年10月4日，美国发射了“回声1号”卫星，使克拉克的科学幻想变成了现实，而这个成功设计了卫星通讯的领导者是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皮尔斯。有趣的是，皮尔斯本人也是一位业余的科幻作家，他曾用笔名发表过科幻小说。

克拉克还写过一篇异想天开、构思奇妙的短篇科幻小说《太阳帆船》，小说的科学构想是利用太阳辐射的粒子流即太阳风为动力，驱动巨大的帆片，在太空中进行帆船比赛。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高度重视，并秘密开展了利用太阳风的可行性研究。

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幻小说自它诞生以来，以其大胆的、奇妙的科学构想和对未来社会科学技术的预测，以及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基于现实又超越时空的生活场景。它极大地启发了读者的想像力，有助于他们展开幻想的翅膀，激活思维的创造力，从而与作品中的人物一同去探寻神秘的科学世界，并因此受到科学魅力的启迪，训练自己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倡的素质教育的范畴。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科幻小说从诞生的一刻起，就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命运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幻小说家不仅讴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音，传播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所能造福人类的种种惊喜，与此同时，他们也以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预见和精辟的见解，对科学技术发明成果的滥用和负面效应的危害，提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忠告。



今天，人类正在面临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电脑犯罪、计算机病毒、核污染、艾滋病、电脑黑客等文明病，这些伴随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早已被科幻小说家不幸而言中，许多科幻小说以超前意识很早就预见到了滥用科技成果所产生的副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的警世作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早在19世纪末的1898年，年轻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就向国人翻译介绍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记》，另一位文学大师茅盾也在1957年编译了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作品《巨鸟岛》（以《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为名），这都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先生当时就富有远见地指出，由于科幻小说具有“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的作用，因此他大声疾呼：“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先生说得多好啊！

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时，我们愿重复鲁迅先生的话：“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金摇涛

注：金涛系中国科协科普文艺委员会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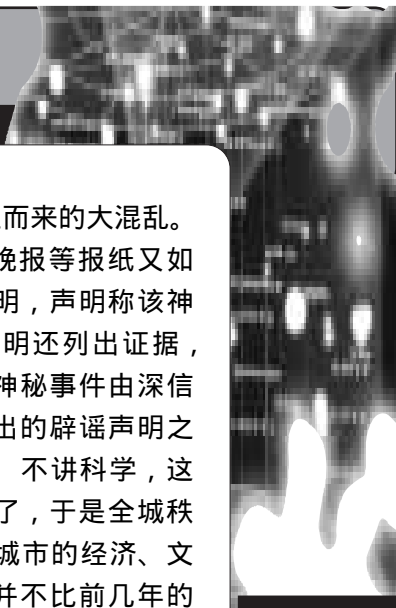
楔摇摇子

清晨，一轮圆圆的太阳像往常那样在雾霭之后慢慢显现，可是一觉醒来的人们发现，这个城市好像变了。

首先是全市的银行、商场等大的金融、商业机构全部关门闭户，门前贴的告示一律是“因电脑故障，暂停营业”，购物的人们只好挤到自由市场或街头巷尾的小卖部来买点存货应急。不久，通往外埠的汽车、火车、飞机班次全部取消，理由依然是电脑故障，无法调度与售票。随后连公交车、无轨电车也驶回公司，再不发出。接着是邮局停止向用户投递报纸和信件，医院、宾馆、影院及各种娱乐场所都停止了运转。全城的个人电脑也一台接一台地被关掉，有的人正在网上搜寻、聊天得正欢，就惊慌地关掉了电源、扯断了网线。由于电话线也在因特网络之中，于是电话也随之无人再打，政府机关也停止了一切与电脑有关的公务活动。不到上午 8 点，整个城市的所有电脑及有关网络完全被人为地关停，全市的交通、通讯、商贸、行政、文化生活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下午，混乱向其他城市波及，有蔓延全省甚至更大范围的趋势。

这就是 20 世纪某年春季，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天。

这场恐慌和混乱的起因是前一天的小报和因特网上登载的“计算机神秘事件”。消息称：市区西郊科学岛上的巨型超级计算机屡屡出现神秘异常，许多专家和职员在操作时突发怪病，患者不是死亡，就是成为植物人，这种异常将会波及因特网和个人电脑用户，这说明电脑会成为人脑的杀手，使用电脑对操作者可能是危险行为，云云。当人们得知科学岛上的巨型超级计算机确实已被关闭，并且国家卫生部等若干部门联合派人来计算中心调查时，对这个消息就更深信不疑了。经过一夜的传



播和酝酿，终于导致了第二天的集体关机和随之而来的大混乱。

幸而混乱没有持续多久。几天后，日报、晚报等报纸又如期发行了，在第一版即用大号字体登出辟谣声明，声明称该神秘事件纯属好事之徒编造的无稽之谈。辟谣声明还列出证据，言之凿凿，极有说服力。看了报纸，市民们对神秘事件由深信不疑转为半信半疑，等看了电视和听了广播播出的辟谣声明之后，终于思路顿转，纷纷笑自己的轻信、无知、不讲科学，这年头，真是搞得“家家有电脑，人人无大脑”了，于是全城秩序瞬间恢复正常。这几天，全市及邻近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虽乱得一塌糊涂，但造成的混乱和损失并不比前几年的股票狂跌潮带来的更大。人们乱定思乱，传闻嘛，像雨后的蘑菇，其兴也勃焉，其销也忽焉，来得迅速，去得突然，不能再轻易为之所动了。

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想出辟谣这个主意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我是这个城市的一名活跃的科技记者。可以说，在小报和网站登出耸人听闻“神秘事件”消息的当天，社会上刚出现恐慌的苗头时，我就开始为辟谣奔走了。我到政府机关游说，申明这可能是一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消息，并竭力证明事实上绝无此事，必须马上辟谣。随着几天后形势的发展，官方才承认我的顾虑是有道理的，确有先见之明，于是决定为我的辟谣活动大开绿灯。

我自称：我与科学岛上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过往甚密，常去采访和学习，甚至对巨型超级计算机的使用方法都了如指掌，却从未听说那里发生过什么“神秘事件”。超级计算机的负责人也申明：这里最新研制的巨型超级活字计算机刚运行时难免时常出些小故障，但绝对没有不可解释的、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发生。电脑商家、所有的网站也纷纷响应，称电脑入网绝对安全，电脑只是机器，是些“伟大的傻瓜”，决不会成为人脑的杀手，请网络用户放心，等等。

另外我的辟谣还占了天时：某小报最早登出这则危言耸听



的消息那天，恰好是源月员日——愚人节。按西方的习惯，这一天人们可以随意编造谎言去愚弄人，而无须负什么责任。当然国内的大多数同胞并不理会这类洋货，但某些阶层的附庸风雅人士却特别关注这一天，以便淋漓尽致地发挥一下他们那原本不多的创造欲，满足他们心中的恶作剧愿望。我在辟谣声明中抓住这一点，把“神秘事件”说成是“愚人节的新闻”，同“月球背面出现轰炸机”，“千万年前的地层里劈出活的大白兔”之类的消息一样荒唐，市民们无不恍然大悟。

我干吗要这么做呢？受某人指使？我没那么“下贱”；追求真理？我又没那么“高尚”。事实上，如果追求真理，我就不该去辟谣了。因为，“计算机神秘事件”确有其事，我了解——不，说了解还不够，应该说“参与”或“卷入”——事件的全过程。我对那巨型超级计算机的使用方法确实了如指掌，甚至可在家中联网操作，正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可这神秘事件却让我“知了天下事，不敢再出门”。那一连串的事件如今想起来还令我心悸。“造谣”——向外透漏消息的始作俑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可是这个事件太神秘、太重大、也太可怕了，我相信社会难以承受，应该采取更正或辟谣的办法来消除它的影响。果然，小报登出消息的第二天，全市生活秩序就开始大乱，混乱随之向其他城市扩散。为防止它波及全国，我决定做一回“以善伤真”的事，来它个“辟谣”，不明真相的官方当然赞许我的做法，连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的新任负责人几乎被蒙在鼓里。只有我和几个当事人清楚，我这样做才是真正地在造谣，我写的“辟谣声明”是我多年记者生涯中的惟一的一篇谎言！

从此，我们打算，让事件的真相永远藏在我们心里，即使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也让它到来得越晚越好。

哪知事态随后又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一场场令人惊愕的变故，使我们不得不把事情真相、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这个神秘事件以及它前后的一系列故事，我不妨称它为“怪圈”。



员

翻翻台历，常会翻出一些名人的纪念日。每个名人都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诞辰纪念日，一个是逝世纪念日。其实何止名人，对于普通人，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也就是这两天了。当然，这是在他们的“身后”。因为活着的人是只知道自己的生日，不知道自己的“忌日”的，不但不知道，而且讳言那一天，平时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

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发奇想：人每年都要喜气洋洋地过一次生日，但他每年肯定也要度过自己将来的“忌日”的那一天。那么每年到这一天时，他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没有？是不是精神特别地压抑？是不是总觉心神不宁？是不是感到一阵阵的无名颤栗令他周身寒彻？

我更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知道了自己的“忌日”，恐怕他不仅只是在每年的那一天感觉有些异常而已。因为，想到自己毕生的辛勤、努力、奋斗、追求，即使是登上了王座，也终于将在某年某月某日化为泡影，那么他追求的成就、享受、地位还有什么意义？我想，他只有寝食不安，心烦意乱，战战兢兢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这么说，也许会有人嗤之以鼻，认为纯粹是杞人忧天、百虑愁眠，谁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那一天”？那一天本是个不确定的日子！不过，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哈代的这个奇想并非空穴来风，下面我要讲的故事就与这个奇想很有关系，田作雨就预先准确地知道了那一天。

田作雨的车祸，发生得非常蹊跷。

他是在市西郊一座水泥桥上走路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小汽车撞倒的，当场不省人事，被人送到了医院。经抢救，他总算



脱离了危险。

提起田作雨，也可称是知名人士了。他的祖父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虽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家业传到他这儿，还是越滚越大。市里有几个可称为全市支柱产业的公司、工厂都归在田作雨名下。他的投资伸展到省内外。由于他在经济上的影响，他还挂着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的头衔。在城市的一端，全市最古老、最坚固的，也是最有特色的一幢西欧风格的红色洋楼就是他的祖承家业之一。另外他在市郊建有两处别墅。在社会上，常听到有关田作雨的传闻。在别人的眼里，那别致的洋楼里该是天天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但作为田作雨老同学、老朋友的我心里最清楚，他天性不好交际，也没有突出的经营才能，很少过问公司的事，每天只靠欣赏收藏品来打发时光。

田作雨有很深的收藏癖好。年轻时收藏邮票、烟标、火花、贝壳之类，现在则专门收藏古旧书和动物——当然他收藏的动物都是活的，因此不能叫收藏，应该叫豢养才确切。以他的财力，这都是不成问题的。在郊外，他就有一处规模不小的饲养场，雇了几十人看管。那里除了鸡鸭猪狗外，各种鸟兽虫鱼俱全，野狼、野鹿、猴子、天鹅，大到奶牛，小到蜗牛都有。最近，田作雨把这座饲养场命名为“野风别墅”，增加了一系列配套设施后，成了旅游者观赏野风、品尝野味的一个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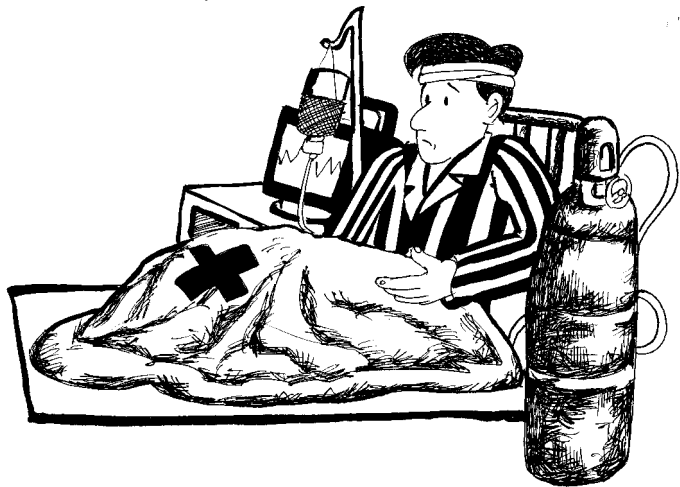
中学时，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而且大半的时间是同桌。那时提起田作雨，同学们都说他是个可笑的怪人。比如他不会骑自行车，也从来不坐汽车（更不用说火车和飞机了）。有一年全班去郊外春游，大家都搭公共汽车，我们边走边玩从学校走到汽车站，等来了车，坐到目的地下车再边走边玩到了旅游景点，发现田作雨也踽踽独行刚从市里走到此地。有几个同学便嘲笑他，说怪不得他家里那么有钱，原来是这么精打细算省出来的。几个逃票的同学更取笑他，说：“你精打细算也不如我们会钻空子，我们既不受累又达到了目的。”气得田作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后来他告诉我，不许坐车是他父亲从小为他定下的

规矩。父亲一直对他过分溺爱，所以不许他学骑自行车，怕他学会骑自行车之后，上街容易发生车祸。推而广之，连汽车、火车也不让坐了。从小学到中学，他上学从来不坐车，每天早出晚归，从家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到家。直到他老爹死后，禁令才自动解除，他才开始买车、坐车。

所以听到他出车祸的消息时，我非常吃惊。想到当年他老爹的那一片苦衷，哪知最终还是发生了车祸，冥冥之中，仿佛是天网恢恢，盈虚有数。他老爹在天之灵有知，真不知该是如何的悲哀！

田作雨被送到附近的医院，苏醒之后，马上又转入省第一医院神经科。这个神经科是我国南方最大的神经专科医疗机构，有着最完备的设备和一流的人才。当我跨进田作雨宽敞的单人病房时，他正斜靠在病床上发呆，床边摆着许多鲜花和补品。田作雨其貌不扬，中不溜秋的个儿，一副瘦瘦的身架，走到哪儿人们也不会把他和“千万富翁”联系起来。此刻，一身的蓝条条病人服，使得他本来就瘦的身材显得更瘦了。只见他目光平静，情绪尚好，除了头上一块乌青的痕迹外，似乎没什么外伤。伤得不重嘛，我想，一直提着的心也放下了八九分。

“你是怎么搞的，老伙计？”我释然地坐在床边的沙发椅上，





问：“伤得重不重？”

“你在问我吗？”田作雨有点奇怪地反问。

“当然是问你。”我说。

“你是谁？”他说这话时，瞪大双眼盯着我，斜靠在床的上半身慢慢坐起。

这时我才觉得他今天有些反常，因为他这人性性格虽时常显得古板，但平时对待我还算得上是随和自然的。我仔细看了看他的眸子，那对眸子隔着眼镜一闪一闪的，带着调皮和狡黠。哦，他是在开玩笑，我于是伸手拍一拍他的手臂：“你老兄又是谁呀？别装糊涂，只要你知道你是谁，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也只是随口开玩笑而已。

“你……”他依然是又迷惑、又天真地望着我，平时那说不清是老谋深算，还是呆头呆脑的特有神态全然不见了。过了一会，他摇了摇头，眼睛的光芒淡漠了许多，支起的上半身又靠到了床上：“我——真的不认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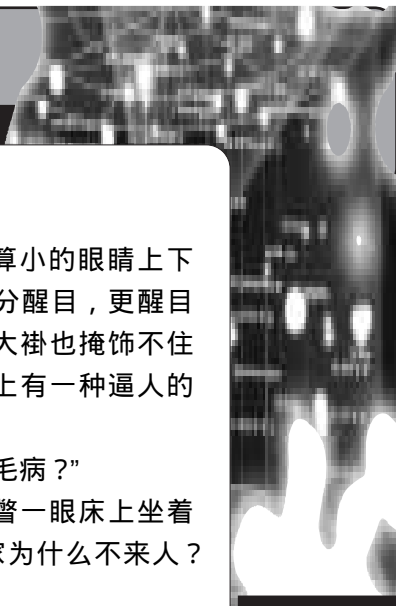
忽然我想，这是不是车祸造成了他的脑部损伤？否则，为什么这副憨态？为什么要送到神经科来？刚才我无意中说出的话，竟道出了他的病症，这老兄伤得好重，已认不出老朋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从昏迷中醒来之后，自己也不知自己是谁了，问医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是谁？”）看到多年的密友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心中一阵难过，仍然不相信地大声问：“作雨，你到底是怎么了？真的伤成了这个样子？是脑震荡吗？”

“不要乱嚷，这是医院！”一个女声在我身后响起来，声音虽然没我的响亮，却也够得上是“嚷”了，而且比我的声音高八度，想必传得也不近。

我回头一看，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护士站在我后面，淡淡的来苏儿味中还夹杂着一丝依稀可闻的夜巴黎香水味。

“阿姨，这个人要打我，快把他撵走！”田作雨指着我说。我的心“忽”一下凉到了底：他的脑神经已经受损到了这样的地步！

“别怕，我来撵走他。”女护士说着放下一皿药，把我叫到



一边，声音仍然不低地问：“你是他什么人？”

这时，我才看清这女护士的容貌，两只不算小的眼睛上下眼睑被纹成了深黑色，在洁白面庞的衬托下十分醒目，更醒目是那两片涂得火红的嘴唇，还有那宽松的白大褂也掩饰不住的优美身段。只是精心修饰的柳眉微竖，使脸上有一种逼人的神态。

“我是他的好朋友，小姐……他得的是什么毛病？”

“这是失忆症，脑震荡造成的。”她同情地瞥一眼床上坐着的比她大几乎二十岁，又叫她阿姨的人，“他家为什么不来人？你要快点通知他家里来人。”

“他是独身。”我淡淡地说。田作雨的早年有过一些坎坷的遭遇，这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哟，他不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吗？你瞧这么多鲜花，不少人来看他都被挡在大门外了，怎么他又独身一人？那小秘总该有吧，代理总该有吧？”

“有事先向我说就行，小姐，一切我全权代理。……他怎么叫你阿姨呢？”

“米柯大夫说，这是由失忆症导致的年龄退行，他只保留了八岁以前的记忆。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表现只相当于一个八岁的孩子。你们几岁时认识的？”

听了这话，我心中一惊，怪不得他不认得我了，“十多岁时，”我机械地说，同时我又不满地责备道，“喂，他叫你阿姨，应该给他纠正，你们可以及时告诉他事实真相嘛……”

女护士打断我的话：“米柯大夫有安排，他说，要按治疗计划办事。听说这田老板是几代单传的大富翁。”

“这种病能恢复吗？”

“谁知能不能，治疗的事，去问米柯大夫好了。”护士小姐见我不回答她的问题，转身要走。我拦住她，问：“还有，他的伤势怎样，除了脑震荡外，别的……”

“别的没什么外伤，要不干吗来神经科？”

“噢……估计多久能恢复呢？”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既来之，则安之，按米柯大夫的计划行事。神经科有神经科的特点，我们这儿常说，神经科，神经科，活的少，死的多，剩下一个傻呵呵。好啦，你还是先和那个闯祸的家伙谈谈吧，他就在那儿。”女护士说完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去，又回头向里一指，随后飘然消失在门外。

这时我才注意到病房里还有一个人，也许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他，只是因为田作雨的状况太令人震惊，一时没留意这人而已。现在仔细看去，此人正坐在靠窗墙角阴影处的一把藤椅上，年纪大约三十出头，穿一身考究的西装，一副瘦削的身材，脸庞也同样瘦削，眼窝深陷，面部中央是一只惹眼的鹰钩鼻子。此刻他正两眼微眯望着窗外，我走近时，他冲我点点头。

我一屁股坐在一把躺椅上，立刻说：“我是田作雨多年的密友，因为田作雨现在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经纪人正巧出远门了，有关的事向我说就可以，你先谈谈是怎么出的事吧。”

对方用眼睛盯着我，说：“中午我开车，走到西虹桥上……”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称呼，在哪儿工作？”

“哦，”他像忽然想起这个问题似的淡淡一笑，“我叫霍明高。”

霍明高？好耳熟！在哪儿见过？又分明面生。我正迟疑间，他已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个精制的名片盒，抽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我接过一看，这是一张用全息照相法印制的高级防伪名片，在光线照射下，上面主人的相片和文字向上浮起，变幻着彩虹般的光芒，名片纸又轻又韧。因这种名片可以防伪，故几乎有与身份证同等的效力。但由于造价昂贵，且审批手续繁琐，故目前只在有钱、有地位的阶层中流行。名片中，“霍明高”的上方有“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等几个令人头晕的头衔。

原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计算机专家！听说他十年前学成回国，参加了超级计算机“银河一号”的设计工作，达到了世界



领先的水平。又听说他最近正在研究新一代最高级、运算速度最快的新型计算机。交换了名片后，我说：“久闻霍博士的大名了，我是报社专搞科技报道的，笔名北极山……”

“听说过，专爱写街头巷尾的奇闻轶事。”他表情淡漠地说。

面对他的倨傲，我心中掠过几许不快。事到如此，我心中倒平静了许多，心想既然肇事人是一位知名学者，总不会胡搅蛮缠、没理辩三分吧。我不再表露对他的仰慕，而是开门见山地问：“当时是你亲自开的车吗？”

“当然，我向来都是亲自开车。”

我又问：“在交警那里，责任搞清了吗？”

“搞清了？”霍明高博士依然盯着我，“我正准备打官司呢！交警队认定责任在我，笑话！”

“怎么？责任在田作雨吗？”我又吃惊，又怀疑。

“当然在他。”

“既然你这么说，我很想听听事情的经过。”我沉下脸来说。

霍明高博士听了这话，道：“你只是他的朋友，你能代表他吗？我还是和他的律师交涉吧。”

我马上回答：“那太巧了，我就是他的法律顾问。”其实田作雨并没有什么私人法律顾问，他的几个公司有，但与他私人没什么业务联系。田作雨是个很逍遥的人，他从来不认为他个人会在法律上遇到什么麻烦。不料今天他真的遇到了，我想我临时为他当一回法律顾问总还是可以的。

霍明高博士用怀疑的目光盯了我片刻，说：“好吧，我不会绕弯子，也不会客套，我可以直言相告。”

本来我是准备耐心地听他叙述车祸发生的全过程，我还悄悄地隔着衣服按了一下衣兜里的微型采访机的按钮，可没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使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霍明高说：“他自己窜到我的车前，是打算自杀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重新追问一遍，听到的仍然是这句话时，我立刻变得愤怒之极，对大学者的敬意和礼貌也飞到了九霄云外，几乎是吼起来：“不可能，他有什么理由要